



长征 第4112期

瑞雪

■刘兆林



在驴身上，手摸着驴的伤口，抽抽咽咽在哭。

炊事班长扔下刀，想拉饲养员起来，拉不动，自己也咕咚咕咚掉了泪。

“……你们也该想一想，连洗脸水都是它天天从山下给咱们驮。昨天早晨，我拎桶去打水，它早在井边等着了……”

听我这一说，饲养员越发哭得厉害。没人再说吃肉，一个个眼光变得柔软。

这头厚实的驴，是8年前从百多里外集镇上买的。往连队那天，它就驮着买他的人过了好几道河。翻山了，它在前边拉，下岭了，它在后面拽。上了平川地，轻轻拍它一下，它就颠儿颠儿地跑哇。一到连队，它成了连队饲养的动物里最不用操心的人。吃完了草，就在黑乎乎的磨房里磨豆腐，低着头，一圈又一圈。从连队到营部那条崎岖小路，它走了多少个来回？被蛇咬了的新兵骑着它去治过伤，来队看儿子的老母亲骑着它赶过路。寄邮的包裹，还有一封封来往的书信，不都是它驮去的吗？灾年荒月肚子受委屈，它就更委屈三分，草里没有料哇。它是刚送完东西回来，还没吃到夜草呢，就空着肚子死去了……

从连长到新兵，全连都动了感情。驴肉不但没吃，还为驴开了追悼会，最后把它安葬在营房后面的山坡上。

低沉的氛围，反为临近尾声的施工任务鼓了劲，可不几天战士们又挺不住了。定量的粗粮加盐水煮冻白菜，越吃越饿。还有比完不成任务更叫指导员着急的吗？

晚上，连长和指导员把司务长叫去，派他连夜执行一项特殊任务。出发前，司务长到各班打招呼，说他连夜到百里外的小镇去，请地方政府帮助解决点肉蛋，改善伙食，好突击按时完成任。他让大家等着，买不着就不回来。

夜里不少人就等不及了，梦中已经吃起了各种各样的肉，白天干活好像也不那么饿了。

第二天熄灯号刚吹，司务长背回60多斤马肉，来回二百里，司务长真买到啦！多少人扯着司务长的胳膊，接着司务长的脖子跳高，后来竟把他抬起来欢呼。司务长可立了大功，这60多斤马肉，不仅让几个压铺板的新兵下床上了工地，全连饱餐几顿马肉饺子后，一连几天突击，任务奇迹般地完成了。

两年后，经济形势好转，漫长的饿夜终于结束。吃肉不再困难了，可也真奇怪，官兵们感觉吃啥肉都不如那年的马肉香？

有一回，老兵们嚷着司务长去买了一次马肉，可还是不如那次的马肉香。司务长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“那年月，哪能买到马肉哇，那是我们自己的驴肉！”

啊，到底吃了？！
是连长、指导员做出的秘密决定。那夜，司务长把刚埋下的驴，从冻土里扒出来，用锯锯下几块好肉，又背到挺远的山沟收拾干净。为了不让大家察觉，他在山沟堆火，硬在雪地里饿了一天，傍黑才把驴肉背回来。

名家讲述 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那是个遥远的冬夜。又轮上我和一个新兵站岗。自然灾害闹的，不仅人的肚皮受了牵连，山、水、草、木也都瘦了。

夜岗除了冷困难挨，新兵还害怕。那是个城市入伍的新兵，以前没度过这样的夜晚。我们默默站着，听自己肚子咕噜咕叫。

我在外面巡逻一阵，正要回岗楼，听新兵向谁发问：“口令？”

连问两声没见回音，他大喝道：“站住，不站住开枪了！”

我听见他拉动了枪机，急忙往回跑。刚撒开腿，枪声已经响了，一连四声，把全连一齐惊醒。

十多束手电光集中到一点，明晃晃地照着躺倒在地的一头驴。驴身上的几处枪伤汩汩地流着血，肚皮已不再起伏。完了，完了，连队那条宝贝驴被打死了。它是连队的活宝贝，刚往一个哨所送东西回来。哨所和连队就那么简单没支没叉的小道，也没人家，这小道它自己走了八九年都没出事，怎么偏偏死于我连队岗楼。

新兵吓傻了，我惊呆了，都忘了饿，任大家七嘴八舌埋怨着。那夜，我被驴折磨着，根本就再入睡，大概好多人没再睡好。

驴既死了，也活不过来，我和新兵被埋怨一通之后，自然涉及到如何处理后事问题。任何事情都是这样，不管大小，只要许多人同时关心它，就会成为不同思想的分水岭。那时候，一般事都容易和肚子有牵连，这头被误杀的驴，便和大家的肠胃发生了纠葛。

“天上的龙肉，地下的驴肉，没病没灾死的，不吃白不吃！”“胃亏肉”的代表人物造了舆论。

重感情的同志也说了：“无言战友死了，还想吃，长的是狗嘴吗？”
困难时期，偌大一头没病没灾的驴呀，不吃确实是胃的一大损失，但我还是反对吃。那是头通灵性的驴，饿死我也咽不下它的肉。

那新兵更是难打，打死了驴不说，又给同志们制造了矛盾，惹了多大麻烦。他左右为难，哀求说：“别吵了，有气冲我撒吧，都怨我！”

“不吃驴肉不关你事！”“胃亏肉”们这样说时，心里在想：还该谢谢你呢，不是你，我们哪有吃肉的希望？他们继续加强舆论：“驴有功不假，长征路上，红军为了走出草地，还杀了陷入泥沼的战马呢！冬季施工到了节骨眼上，整天清水煮白菜的，大锤能抡得起来吗？吃驴肉等于加油，革命需要嘛！”他们边说边找炊事班长去了。

炊事班长经常使唤那驴驮粮驮菜，感情自然深一层，让他扒驴皮砍肉，怎么下得了手？“胃亏肉”们也不管他下不了手，连说带拽把他拉出来。

探家刚回来的饲养员，不知啥时伏



刀锋

■曹慧民

有一个地方，我想让你知道。

那里藏着我们所有的秘密。现在，寻着这个故事的线索，你就能顺利地找到！

那是个遥远的冬夜。从前日光慢，傍晚才把驴肉背回来的司务长，刚落脚，天空就密密麻麻飘起了雪花……

听过这个故事的人们，都喜欢给结尾添加上一场纷纷扬扬的雪，把它看作有兆头的瑞雪。你可听见，雪落地时奇异的回声？

说起来，故事中那些老兵，连同讲述者，你不认识他，他也不认识你，你们之间的军龄差了半个多世纪。

但走进这个藏着秘密的地方，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，血液也在这一刻激烈涌荡。那就表明，你身上已经有了军人的血脉。

罗兰·巴特说：“作者不是创造最美丽的故事的人，而是最善于掌握他与听众共同使用的代码的人”。也是老军人的作家刘兆林、胡世宗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精神的代码。

你就要看到藏着秘密的地方，堆满走过燃情岁月的先辈留存下来的珍宝，诸如胶鞋、镐头、马鞍之类。这些斑驳之物的珍贵，在于告诉我们：一生最难越过的是生活，军人毫无例外。像毛姆所说，一把刀的刀锋是难以越过的。生活才是那把刀锋。在生活的刀锋面前，任何一种选择，都需要代价。

而军人，每天都要攀援这样的刀锋。

刀锋不在别处，就在此处！

插图 朱凡



喜报余音

■夏董财

一场毛雪过后，村庄显得格外清新而宁静。这天一大早，“噼里啪啦……”一阵鞭炮声从村头一路响起，此起彼伏的锣鼓震响整个溪村。

“嘿，还没过年，哪个屋头喜事临门？”村里的大人小孩，奔跑着朝村东头的老魏家去。到了跟前，一眼就看到两个人抬着大红匾跨进院门，匾上的“一等功臣之家”金光灿灿，显出一派苍劲和庄重。

这边厢，老魏喜上眉梢，胸前戴着硕大一朵红花。一个军人走过来，朝他敬了礼，这老魏也有礼数，迅速地挺起胸膛，脚跟靠拢，抬起右臂，有模有样回了一个礼。军人递过来的那张喜报，把老魏的黑脸膛都映红了。

见此，人群中爆发一阵会意而欢快的笑声。不知怎么，就像听到一声命令，院里院外，一下安静下来，人们静静地聆听军分区领导发表贺词。这下，一个光荣的名字传开了——“魏志军”。

乡亲们终于知道，老魏家当兵的儿子出国比武，夺得冠军。这样一来，每个人的心里都被光荣充盈着。

却说老魏，喜不自禁之下，思绪被一个特别的情景牵远。那是5年前，他送儿子当兵，平时拉话匣子就收不住的他，这会儿反倒沉默了。也许天下父亲送儿远行，都是心潮难平的吧，直到最后一声哨响，他赶紧对着儿子，就是一梭子狠话：“你娃，要学你人先精忠报国。这兵要当不出样儿来，你就别回来。”

热闹和喧嚣渐渐散去，老魏把军分区和县上的领导送走，答谢了村民，回到屋里，又痴痴地端详起那张喜报。

晚饭时，老伴摆上满满一桌菜，似乎在等待着贵客到来的时刻。

老魏捧着一个斑驳的红木盒，从里屋出来。他打开了一瓶老白干，往桌上摆了3个酒盅，一盅盅斟满，再轻轻地从盒里取出两枚奖章，一枚“抗日英雄奖章”，一枚“解放奖章”。那奖章看上去染



了风尘，却丝毫没有褪色。

老魏一盅干尽，又让老伴也呷了一口，说：“您看看这喜报……”说完，又喝下一盅。他像自言自语，又像一字一顿地对老伴说：“总书记说得真好啊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。这辈子，我没当上兵，军人的光荣，我领受了……”

泪水不知不觉满脸，酒过三巡，两人打开手机，端详起屏幕上儿子的照片，脸上荡开了幸福的笑颜……

这时，手机铃声响了，演练归来的魏志军终于有空给家里打个电话。

老魏喜不自禁地说：“一大早咧，喜鹊叫喳喳，部队上送来立功喜报。荣耀啊，一家人都荣耀。嗯，放心吧，这么大的事，我和你妈能不告诉他们吗……”

老魏说出的话，让电话那头的钢铁汉子一阵哽咽。

此事可待追忆，英勇的战士，他的曾祖父，牺牲于抗日战争的百团大战，他的爷爷在淮海战役中血洒疆场。

荣耀，此乃军人头顶的一颗太阳！

插图 朱凡

南瓜秘密

■孙鑫 陈振宇

海岛上最不缺的就是绿色了。在炊事班长老李驻守的这个不足3平方公里的南海小岛上，到处都是绿色的山、树，还有爬满青苔的石头。

连队有一块菜地，也是绿油油的一片。海上风浪大，补给船停航的时候，全连官兵就靠这块菜地供应生活。所以，老李除了做饭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理这片菜地。大伙发现，老李对菜地角落的一棵菜苗“情有独钟”，不光精心地浇水施肥，就连菜叶上沾了一点泥土，他也会俯下身把它擦得干干净净。

转眼间，那棵菜苗长大，结出了一个精灵式的小南瓜，藏在硕大的南瓜叶下面。这天，赶上上海上风大，上岛的补给又断了。储备食物吃完后，餐桌上，已经连续好几天没看见绿色以外的菜了。有人偷偷打起了那个南瓜的主意。

“做个南瓜饼，该有多香啊！”
“嘿，那是老李的命根子！”
“为啥啊？”
“谁知道呢？”

海岛通航后，南瓜的事被抛在了脑后。直到有一天，老李的未婚妻小玲上岛，径直来到了菜地，小玲一看那个黄灿灿的南瓜，就掉了眼泪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，老李当场还送给小玲戴上了求婚戒指。

话说老李跟小玲恋爱3年多，有一天，小玲对老李说：“退伍回家吧，我们做点生意，日子一定过得有滋有味！”老李没答话，点上一根烟默不作声。

春节临近，小玲见老李迟迟没反应，便决定亲自去一趟海岛，一来陪男友过个年，二来也看看他留恋的部队到底什么样。

第一回上岛，小玲就对海岛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着了迷。老李笑了笑，果然，小玲的好心情没持续太久。两天后，天气骤变，补给船停航。每天餐桌上只有清一色的绿色蔬菜了，连续吃了一周多的青菜后，小玲感觉自己面如菜色，头昏脑涨，真是有苦说不出！

转眼到了除夕，小玲和全连一起吃



“年夜饭”。看到一桌子的绿色，小玲先倒了胃口，捧着碗筷子发呆……

这时，炊事员小刘端上一盘菜出来。在全体炊事员的簇拥下，朝着小玲走来。小玲定睛一看，一下惊呆了——这是一盘炒南瓜片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一小碟金灿灿的菜上。

指导员开了口：“小玲呀，难得来一趟连队，我们实在拿不出什么招待你，真的很抱歉！”连长接了话：“可别小瞧这南瓜，它是咱们连队有史以来种出的第一个南瓜！”

小玲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来，忍着泪，只顾一片一片地将南瓜片夹到官兵们的碗里。在欢声笑语中，她和官兵们一同喊出“新年快乐！”

通航后，老李第一时间给小玲买了下岛的船票。在码头，他把小玲紧紧揽在怀里，半开玩笑地问：“咱还散不散伙？”

“不散！下回等我再上岛，要你看给我种出一大片金灿灿……”

插图 朱凡



插图 朱凡

55年前，我在连队过大年

■胡世宗

我喜欢说故事 口述实录，时光留声机

我1962年夏天当兵，从辽宁沈阳来到吉林省东丰县长白山脚下的一个步兵团。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大年除夕，正是1963年的1月24日。

这年，待到春节临近，北方早已是冰天雪地了。

我们五连在贵州剿匪时获得“模范连”的光荣称号，炊事班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“钢铁炊事班”的美名。

在北方，过年吃饺子是天经地义、顺理成章的事儿，也象征着一整年的喜庆和团圆。

炊事班早就为全连吃饺子忙活了，准备了和好的白面和搅好的猪肉白菜馅。有的连队把面粉发给各班，就发生了意外。有的班不会和面，把面和稀了，没法包饺子，只好让这个班去烙饼。

我们班11个人，来自五湖四海：精明的班长熊金林来自湖南，憨厚的副班长郭定远来自四川，班里还有山东、河南、黑龙江和辽宁的兵。熊班长早早从兄弟连的炊事员老乡那里借来了一根擀面杖，这比有的班用汽水瓶子或啤酒瓶子擀饺子皮要专业多了；郭副班长从连部公务班借来一个铝盆，到炊事班去领了饺子馅，这比有的班用洗脸盆装饺子馅体面多了；老兵周贤楚卸下一块面

向走廊的门板，铺上报纸后可以宽松地摆放包好的饺子，这也启发了邻班的战友，纷纷卸门板、铺报纸。无门板可卸的班，只好找块干净的胶合板或翻出军用雨衣铺在炕上，那时一个排一铺大炕！

最快乐的时光是全班围坐在一起包饺子，讲天南地北过年的故事。远离家乡亲友，见不到父母和兄弟姐妹，此时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的战友，自然就是最亲的亲人了。老兵在连队有过大年的经历，南方兵学会了包饺子，这会儿正是互相传授方法和练手的好时机：怎样擀皮，怎样放馅，放多少馅，馅不能弄到饺子皮的边缘上，拇指和食指怎样捏。

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，可以想象，能吃上一顿带肉的饺子是怎样的奢侈。

哪个班先包完了饺子就到伙房的大铁锅去煮，也有的班没包完就派人去排队。我们班最令人羡慕，两个人抬着门板骄傲地走进伙房。大锅里的开水打着滚，我们小心翼翼地撤下报纸，把

饺子妥妥地搬到锅里，我见郭副班长高大的身躯顶天立地，两脚站在锅台上，用炊事班预备的擦得干干净净的长把铁锹当铲子，稳稳地翻腾锅里的饺子。和在家煮饺子一个样，也是添三遍生水，最后一遍揭开锅盖直到煮熟，先盛出一个饺子按按肚子，按一个小坑儿，瞬间能鼓起来就是熟了。郭副班长自豪地说：“我们班的饺子一个也没绽开呀！”

他说的是一个饺子也没煮破，可过年不能说“破”字，我们前面的二班就把一锅饺子煮成片儿汤了。等我们用木盆把煮熟的饺子热腾腾地端上来时，班里的战友早就剥好了蒜瓣儿，也摆上了唯一的一盘大凉菜——糖拌萝卜块儿。